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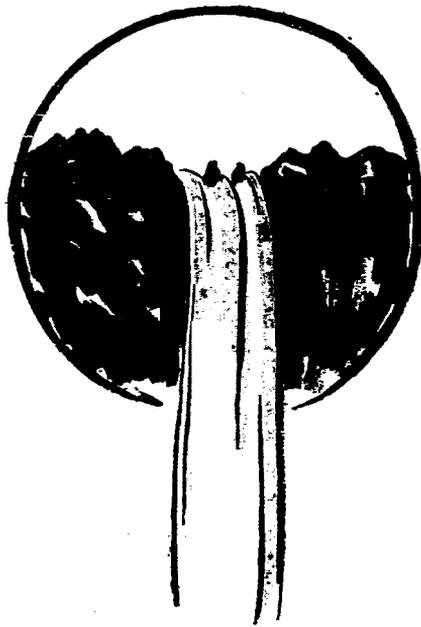
金河王

話

謝頌羔譯

童





J. RUSKIN:
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

世界少年文學叢刊
(III) 話 童
金 河 王



一九二八年十月月初版
1-1500
實價大洋五角

世界少年文學叢刊

童 話

III

金 河 王

本叢刊分列九類

專	故
說	傳
話	神
話	童
說	小
言	寓
歌	詩
本	劇
略	著
述	名

目次

頁數

第一章	黑弟兄農制的破壞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金河王的出現·····	三七
第三章	探覓河源的罕司·····	五八
第四章	探覓河源的雪兒滋·····	七四
第五章	葛羅克的探覓河源和他的幸運·····	八三

第一章 黑弟兄農制的破壞



那是一大片山地，正靠近司的雷的地方；山麓有能令人暴富的極膏腴的田地。這田地的四圍，盡是些崇峻的山嶺。那些山峯是那樣的高，以致面上終年積着皚皚的白雪。從山的腰中流出多道的瀑布，滋潤着山下的土地。其中有一條最大的瀑布，從高山的頂上，直掛空際，那清澈的冷泉，受着日光的反射，燦燦如同流金一般，因此，那地方的四鄰，就都稱之爲金

河了。

這些巨大的瀑布，並不是直接流進山谷中去，乃是順着山勢流到山的外邊，而谷中的空氣，也就得着水性的調和，所以十分溫暖。有時別處——鄰近的各地——雖然有了乾旱，但谷中因為空氣中含着水分極多，却常常有含量的雨水。因為這些緣故，那谷中年歲的收成，總是十分豐富的，以致米穀的葉草，堆積得和小山彷彿。谷中產生着殷紅色碩大的蘋果；葡萄的顏色卻是深紫而含有極多甜汁的，所以釀出的酒味就極為醇厚可口。並且那美麗蔥蘢的樹林裏，又天然的聚着無數的蜜蜂，正可供給人類以甘潔寶貴的蜂蜜；那里穀實豐滿而碩大，含着充分的糖質，從那裏面熬出糖來，自然是極甜美的。這谷



中遍地受着天然的栽植，無處不宜於農業的耕種和牧畜，故無論是誰見了，總要大大的引起驚嘆，於是『富庫』的大名，就傳佈於四周了。

這谷中所有的田地，盡屬於三個弟兄，他們的名字若照着排行稱呼起來是：雪兒滋，罕司，葛羅克。那兩位長兄——雪兒滋和罕司——的容貌，真是醜陋非凡，眼睛是很小的，目光是極蠢笨的，他們的眉毛很長，倒挂在前額，所以他們這眼睛看去總覺得是在那兒半啓半閉着。這種眼睛，最能使人厭惡和害怕，因為想從那藏在眉毛中半啓半閉的目光裏看出什麼表情，既是絕對的不可能；而他們的看着人，總是嚴澀而陰險，似能洞察別人的心腑，正在籌畫些什麼害人的陰謀似的。他們

兩個在這「富庫」裏耕種着天賜肥美的田地，對於農產的經驗是沒有誰再能比他們還高深的了。他們對於各種生物，凡是不能夠增長他們的富源，供給他們做犧牲的，總須設法把他們完全驅除或滅絕了。所以那里的烏鴉是被他們的鎗彈射穿了胸脯；因為牠們是會偷竊他們的穀粒的。他們又用鋤鋤掘出刺蝟的窠穴，盡數擊殺了牠們；因為牠們足以害死他們的牛。土中和磚縫裏的蟋蟀，都被他們用水或火埋葬了，因為牠們能夠喫廚房中的麵包屑。綠樹葉下酣唱的蟬兒，他們因為嫌惡煩擾，也都用長竿摔死了。他們所請的雇工，從來沒曾給過半文工資，因為快到領取工資的時候，他們總要尋出一些罅隙，藉此就趕走了他們。他們既這樣會打算，又怎得不做大富翁呢？他們因為

要得到更多的代價，就把倉裏的穀糧收藏着，必定等到別人十二分的缺乏時，纔肯高價售出。因此，他們的金錢是應着他們的慾望而增加，他們的財產，實已多至能夠驚人的數量了。他們既這樣的富足，但我們卻不能曉得他們曾經給過誰一文錢或是一片薄麵包。他們從來不喜歡到禮拜堂裏去，教會執事若是請求他們繳納什一捐（註一）時，不但遭他們嚴峻的拒絕，並且要惹起他們不斷的咀咒和恨惡。因為這種種的緣故，他們就等着知道他們的人所送給的徽號——『黑弟兄』了。

但是那個最小的——葛羅克——卻和他的兩個哥哥完全相反，他的相貌，品德，和行爲，都和兩個哥哥完全不同。他現在年紀尚小（只有十二歲），他的容貌是很美麗的，眼睛作蔚藍

色，那真是一個美麗的童子。他不但外貌佳美，他那心情也很仁厚，所以他對於一切的生物，都是十分的慈愛和保護。但他這樣卻不能討那哥哥們的喜歡，倘使正確地說來，就是那兩位哥哥以爲這樣完全是錯誤的。若是哥哥們要喫什麼東西，——這是不常有的事——總是要他去替他們烹飪；這件事在他哥哥們的眼中看來，覺得對他已是很榮幸的了。但是他們不但是對待別人十分吝嗇，即便對於自己的供奉，也是刻薄非常，所以葛羅克這種榮幸的差使是很少很少的。他們有時要他替他們刷洗鞋子，揩擦地板；或者有時——那是很少的——命他洗濯碗盤，就把那碗盤裏所積下的殘肴，賞給他喫，以爲一種特別的獎勵，但這種獎勵是極其難得的事；平時不過常常受着他們的



責打，——這責打在他們看來，實是施行正當教訓的良法。

他們這樣的生活着，時日過去得很是長遠了。

有一個夏季，——那是一個潮溼的夏季，鄰近這谷中的四面，都漲發了大水，水勢來得極其兇猛，以致農人們的草堆都被衝捲入海去了。村莊上的葡萄籐又被雹子打傷而致枯萎。將成熟的穀粒，被無量數的黑甲蟲嚙傷，不能繼續生長，就成了極大的災荒。但在『富庫』中的莊稼，仍舊是獲着豐稔的收成，和往年一樣，並未見有什麼短少，他們常常享有別人所不能有的；別人所遭遇意外的災荒，不但與他們沒有什麼妨礙，並且是他們發財的機會到了。那邊近的鄰人們，因為穀糧的短少，就紛紛地進谷來向他們籴穀，但當他門出谷的時候，就

不斷地紛紛毒詈黑兄弟。其實，他們所定的穀價，確是過於昂貴了，糶穀的人們，因為受不住饑餓，只好忍痛着受他們的宰割。但有大多數貧苦的人們，因為拿不出多數的金錢，眼睜睜地要餓死，又不能得着他們關在倉裏堆積如山的穀糧，他們餓得無法可施，只好向他們求乞，希望得着一些哀憐，賞賜一點口糧。但那是毫無功效的，黑兄弟的心腸真比鋼鐵還要硬些，眼看着多數活人，因為得不着食物，就餓死在他們的門外，也毫不動一些憐惜的同情。

那是一個冬天，天氣酷寒，並且是落着大雨，雪兒滋和罕司因為一件緊要的事，他們不得不冒雨衝寒着出門去，臨走的時候，就告誡葛羅克說：『在廚房裏小心燻烤那塊羊肉——不

要讓任何人從外面進來；也不要讓任何物從屋裏出去！」他們說的時候，極其嚴厲，葛羅克恭謹的聽着。

葛羅克一人在廚房中爐火的旁邊極注意的燻烤羊肉，門外大雨落個不住，從那舊式老屋的門牆和屋頂的空隙處，時時有冷風吹着雨絲進來。那塊羊肉被火烤得已經有些發黃，發出一陣陣強烈的香氣，葛羅克一面翻着羊肉，一面自己想着：『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！……我的哥哥們從來不曾請過什麼客人來家裏喫飯。』他用手把羊肉拿起來看了一看？又繼續着想道：『這樣的好羊肉，爲什麼不請客人來樂一樂呢？……這真可惜！他們從來不給別人喫什麼東西，萬一施與窮人一兩塊乾麵包，已經是……』正在這個時候，忽有一種極鈍重的聲音，

那正是有誰在門外扣了兩下。葛羅克雖是明明地聽見了，但不能立刻相信那就是人，因為這是從來沒有人敢這樣來扣過門的，那不過是一陣風罷了。但那決不是風，定有人在那里扣門了，因為繼續着又敲了兩下。於是葛羅克馬上跑到窗前，把窗開了，伸着頭向外面探望。

他看見一位很矮小的老人，有一個極大的鼻子，鼻尖的顏色，微微有些蒼黃；臉是圓的，皮色很紅，使人看了這種紅的皮色，一定可以猜想他是在四十八小時之內，必曾受過極猛烈的煤火烤炙過的。他的眼睛很靈活而有趣，口旁生着極濃厚的鬍鬚，蓬蓬地捲着向上面翹起。他的頭髮是白而夾灰的顏色，正如鹽拌在椒末裏一樣，紛紛地散披在那矮小的肩上。他的全



身長約四尺六寸左右，但頭上卻戴着一頂極高的尖帽，帽上綴着黑色長毛一掛，那毛倒有三尺多長。他上身穿着一件很長的背心，背心裏襯着一件黑色的外衣，其長也和背心一樣。他穿着這一身太長的衣服，若是不正刮着大風，實在覺得過於不合，而將有礙於行走了；現在被狂風吹着，飄搖四散，所以他才能移動他的雙足，因為那衣服比較他的身體竟要長過四倍而有餘！葛羅克心裏雖是十分的納罕，但終未說出什麼話來。他在門上敲了兩下，那時因為風把他那過長的衣角吹得四散，就轉過身來按着衣服。在這時老人方看見從窗中伸出那嫩黃色頭髮的葛羅克的臉，他看着葛羅克正在現出驚奇的眼光，就向葛羅克說：『喂！你這樣並不是來開門的方法呀！你看，我遍身

都溼了，你不應該開門讓我進去麼？」那是不錯的，老人身上真是完全溼透了，那頂高而尖的帽子上面所綴的黑毛，已經被大雨淋透，粘貼着他的身後，正像一條被打傷的狗拖着的尾巴。他那口旁的捲鬚，也時時有水滴進落那背心口袋裏面，又從口袋裏流出，彷彿那不絕噴水的小湖似的。

「先生，請你原諒我，我實在十分的抱歉，因為我真的不能……」葛羅克很憂愁地說。

「你爲什麼「不能」呢？」那老人仰着面正看着葛羅克。

「我實在是不能讓你進來，……若是我竟這樣做了，我的兩位哥哥就會把我打死的！」——但是你到底需要着什麼？」

「我需要？——我需要火，要躲避這大雨的地方！」老人

顯然是有些不悅意了，『你看，那屋裏有很旺的火爐，鐵管裏冒出陣陣的黑煙，火焰在壁上跳舞，卻沒有什麼人能覺得牠的暖熱，聽，請聽我說，請讓我進去烘一烘！』葛羅克伸着頭在窗外，因為時間已久，不禁覺得外面的嚴寒難耐，就旋轉去向屋裏看看，只見火勢正旺，那捲捲的火焰，如同伸着鮮紅的饞舌，想去嘗嘗那塊在燻烤着羊肉的滋味一般。心裏頓時十分覺得：『那老人實在是遍身溼透了，定須讓他進來！爲什麼讓這火焰白白地燒着呢？我一定要讓他進來，只須一刻鐘，他是遍身已溼透了！』於是立刻就跑到門旁，開了那扇笨重的門，那門外的老人趁着一陣冷風，飄然的進來，那風勢實是很大，竟把屋裏的煙囪搖動了一下。

「啊，你真是一位好孩子，請你放心，不要想起你那哥哥們的事，他們若是來了，我自有話向他們說。」

「請你不要這樣，我決不能讓你長久在這裡，倫或被他們碰見了，我就活不成了！」

老人聽了他的話，又見葛羅克那副焦急的樣式，就吐了一吐舌尖。

「呀！是這樣的嗎？我真有些憂鬱！——但是，我可以在這裡多少時候呢？」

「我想你等到那塊羊肉燻好了時，就該走了，你看，那羊肉現在已經變了櫻黃色，不久就要好了。」

老人在廚房裏巡走了一下，就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圓墩上坐

下，他的帽子真是太高了，差不多要抵着那屋頂上承塵的天花板。

『請你就近那火，不一刻就可烘乾了。』葛羅克一面翻着那塊羊肉，一面用眼看着老人。但是那老人的衣服，卻實在不容易烘乾，從他衣上流下的水，一滴滴淌到火裏去，於是就發出一種『滋……滋……』的聲音，火塊遇着水，被熄滅了，立刻就變成黑的顏色；這時屋裏也覺得有些冷了起來。真的，從來沒曾見過那樣的透溼，他的衣上，每一個褶摺裏都藏蓄着多量的水，好像一道道活潑的小溝溪，不絕地把水流下。葛羅克見他那衣上的水，好像不竭的湖沼，已經過了一刻鐘的時間，仍舊沒有一點乾的希望，於是站了起來，向老人說：『請原諒』

我，我可不可以把你那外衣脫去呢？」

「謝謝，不要。」老人簡單的回答，仍舊是穿着那流水的溼衣。

「那麼，你的帽子……」葛羅克繼續的請求着。

「不要，我的好孩子！」老人發出一種極沉着的粗聲，表明他心中的不高興。葛羅克不覺心裏躊躇起來，就又繼續說：「先生，我心裏很憂愁，你的衣服這樣的溼，一時真難烘乾，並且我的火焰已經快被你滅完了！」老人現出一種極冷的譏諷樣式，看了看葛羅克就又說道：「火焰熄了，很好，這樣你的羊肉就一時不會燻好了，是不是？」

葛羅克心裏很覺奇怪，就又坐下燻着羊肉，思想很覺紛

亂，這樣又過了五分鐘。

『我的好孩子，那塊羊肉燻得很好，可以給我一點嘗嘗嗎？』老人看着羊肉，現出饑涎欲滴的樣式。

『先生，這是萬萬不能——萬萬不能的！』葛羅克急遽地拒絕。

『唉，我實在是很餓了，我自昨天直到現在，都未曾喫過什麼……我想你若肯給我一小塊羊肉，你的哥哥們也未必就能看出，只要你肯，那是不要緊的。』老人說着，聲音十分淒慘。

『好，先生，我的哥哥們今天允許給我吃一小塊羊肉，現在就給你喫罷；但要想再多一點，可真不能了！』



「啊，你真是一個良善的孩子！」

葛羅克把一個盤子擦乾淨了，又把刀揩得雪亮，心裏不住地打算着：『好罷，就是爲着這件事受打，那也不要緊哩！』但正在切肉的時候，忽有一陣敲門聲送進來，那老人立刻從墩上跳下，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。葛羅克更覺心慌，連忙把那塊已經切下的羊肉趁着熱氣，很仔細地粘攏起來，要使一些也看不出刀切的痕迹；然後就跑去開門。

『你爲什麼要遲遲開門，累我們長久站在風雨裏！』雪兒滋滋叱着，並把洋傘向葛羅克面上一擲。

『真可惡，你這個不聽話的孩子！』罕司接着大聲說，並且隨着就給葛羅克一巴掌。

他們兩人一先一後的向廚房走去。

『啊哈！這真發財啦！』雪兒滋當旋開廚房門時這樣的驚呼出來，那正站在廚房裏的老人，立刻脫去他的帽子，很嚴正地說：『阿們！』於是就恭敬地鞠躬下去。

雪兒滋面上十分猙獰，抓起了做麵包的木棒，厲聲叱問道：『這是誰？』葛羅克已經驚嚇呆了，遍體顫抖着，哀哀地說：『哥哥，我不知道……』

『他是怎樣進來的呀？』雪兒滋怒吼着。

『我親愛的哥哥，他身上已經溼透了！』葛羅克吃吃地說。他的這種哀懇可憐的情形，恰加增了雪兒滋的惱怒，就把手中的木棒忽地向葛羅克頭上拋去，這時那站在屋中的老

人就將自己那頂尖高的帽子，向着木棒一揮，帽裏原含有無量的水分，被這一揮，就紛紛四濺，噴到屋中各處；那根木棒只在空中轉了一下，就斜落下去，安靜地睡在屋隅裏去了。雪兒滋更覺氣憤，就轉向老人，高聲喝道：『你是誰，先生？』

『你來這里幹什麼？』罕司也跟着吼了一聲。

『我是一個很貧苦的老人；我因為從你們的窗外，看見了屋裏的火光，所以就請求進內躲避外面的嚴寒和大雨，這不過是一刻鐘的時間罷了。』老人極謙卑溫和地說。

『好不好，請你出去？我們的廚房中已有了許多的水了！我們不要你來這里烘你的衣服，我們這屋裏並非是供給你烘衣服的了！』雪兒滋高聲喊了。

『先生，這樣的冷天，並且外面下着大雨，你們竟忍心趕走我麼？……你看，我的頭髮已經是蒼白的了！』老人這話是一點不錯的，他的頭髮實在已經是蒼白得很衰老了。

『哈，你的頭髮有這樣的多，很可以使你溫暖，——走出去！』罕司粗暴得怕人的叱着。

『我實是餓得很，』老人越發恭謙了，『先生們，在我未走以前，你們可能給我一塊麵包嗎？』

『你要麵包麼？在你想來，我的麵包也太賤了，我的麵包怎樣給你這樣無用的人喫得！』雪兒滋憤憤地睨着老人，絕沒有一些憐憫的同情。於是罕司又發出他那冷酷而兇暴的聲音說道：『你不會把你那帽上的長毛賣去麼？——去，去，去！』

『先生們，請你們給我一點……』老人顫聲說。

『去！不要在此討厭！』雪兒滋那藏在睫毛深處的惡眼向老人直射着。

『二位先生呀！我求求你們，好不好？』老人十分哀求，尙挾着未斷的希望。

『滾出去！你這惡棍，你這死屍！』罕司怒焰萬丈地么喝道，一面伸出那强有力的粗手，要來抓着老人的衣領，想趁勢將他拋出去。於是老人和罕司推打着，在屋中只轉了一下，就抵到屋隅那里，並且高大的罕司就仰跌在那做麵包的木棒上面。雪兒滋見了，按不住心頭的怒火，就跑到老人身傍，想用手揪他；但也只轉了一下，他們兄弟倆就和那根木棒同跌在一

起了。——並且，雪兒滋的腦袋又撞着牆壁，更覺震痛異常。

老人另向一個方向轉了一下，擡起他的衣服，把帽子橫戴在頭上，（實是因爲屋頂太低了的緣故）又用手理他那口上捲着的亂鬚，極鎮靜的向二人說：『二位先生，我願意祝你們的早安，在今天晚上十二時以前，我再來拜訪你們。……咳，你們既然待我這樣的不客氣，記着，今晚就是我最末一次的拜訪了！』雪兒滋聽了，雖然不敢直接加以抵抗，但立在屋隅那里，卻狠命地咬着牙說：『哼！你倘若再來……』

但那老人一點也不注意到這句話的用意，隨手開了門，只聽『吱——噴！』一聲，就從一陣風中去了。

那時外面刮起了大風，雲們都被風捲着，從山頂上團團地——

下來，變幻作各種形態，隨着就有傾盆的大雨，滂沱下降。

老人去了，雪兒滋向葛羅克望了一下，冷笑了一笑，就說：『哼！你做了好事！下次若再這樣，哼！——現在把羊肉送上來！』雪兒滋向那放在面前熱騰騰的羊肉，審視了一下，就銳聲呼道：『哦！這肉已經被切過了！』

『哥哥，你知道，你已經允許我喫一塊的。』葛羅克說。

『啊，原來是這樣，趁着熱時切下，湯汁也一齊流出來，正好有你喫的！』雪兒滋這樣譏諷着，隨又放出沉着的音調說道：『哼！我這纔要給你喫哩！替我快些出去，到樓下藏煤的屋裏，等我喚你的時候，可以再來！』葛羅克無奈，十分傷心地離去廚房。

雪兒滋和罕司很快活的喫着他們弟弟所燻烤的羊肉，等到不願再喫的時候，就把賸下的肉鎖在廚裏；於是又喝起酒來。

這天晚上，外面風雨交作，沒有一刻的停止，他們二人飲酒雖然有些醉了，但神識卻還很清楚，在未入睡以前，照樣地把一切門窗盡都關好，上栓，下鎖，沒曾遺漏下一處。然後二人同進了他們那間共同的寢室裏去。

到了十二點鐘正敲響的時候，他們從夢中被一種極大的響聲驚醒，那時全屋的門窗盡關，四面的牆壁也都搖動起來。雪兒滋立刻坐起大聲呼喊道：『這是什麼一回事呀！』在黑暗中有一種微小的聲音送到他們的耳鼓：『不過是我呀。』那確是今天上午那位老人的聲音。

他們驚嚇已極，坐在枕上，竭力從黑暗中看去，只見屋裏到處是水；因為這時從天空中，射進一些月光，尙能微微辨認，他們看見室中有一個極大的氣球，那老人仍舊戴着那頂尖而高的帽子，踞坐在上面。這時他們立刻覺得屋宇十分闊大，因為屋頂已經不在。那老人譏諷地說：『我真是非常抱歉，現在，恐怕你們的床鋪已經很溼了，不妨請你們到你們弟弟葛羅克那里去，他的那間屋頂，我尙替他留着。』

二人駭得不知怎樣纔好，但立刻跳下他們的床，在水中跑到他們弟弟的那間屋裏去，身上完全溼透了，又受了極大的恐怖，不禁抖擻着。那老人卻又在他們的頂上說：『你們可以看見我的名片，那是留在你們那間廚房裏面。——但請記着，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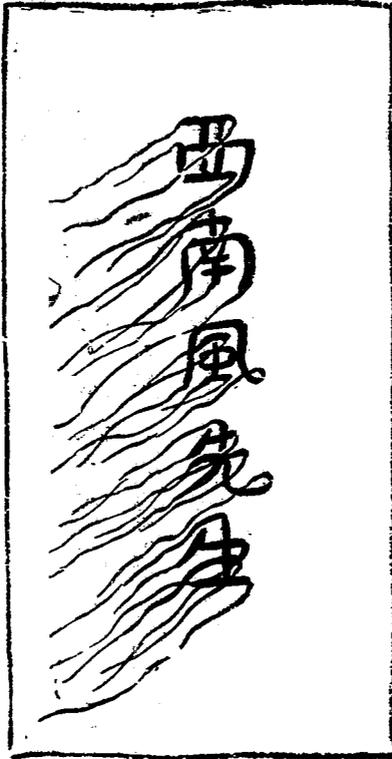


是我最後的一次來拜訪你們的！」雪兒滋驚怕更覺厲害，就哀哀地呼道：「呀！請你再不要來了罷，我可被你嚇死了！」於是那個汽球就不再看見，至於那老人自然也就沒有了。

這樣驚恐着過去了一時，不久，天色已經大亮了，他們從葛羅克小屋的窗孔中看出去，呀！他們那『富庫』的山谷，現在是已經變成一片淒涼的荒場了！浩大的洪水，把樹木莊稼，牛羊，……種種——他們從前的財產——沖洗得個乾乾淨淨；所賸下來堪做從前隆盛時紀念的，不過是一片灰色的淤泥，中間點綴着紅色的砂粒罷了。

他們這一對『黑弟兄』驚慌得遍體抖索了，立刻跑到廚房裏去，只見大水已經沖進了樓下的倉屋，凡是穀糧，金錢，一切

可以搖動的東西，都一捲而空，在那廚房裏桌子的上面，留下一張小小的白色名片，上面鐫着大而長的幾個字是：



(註一) 基督教會中教友，有以其所收入的十分之一，捐入教會，以獻給上帝的義務；其所捐出的，就叫做什一捐。

第二章 金河王的出現

那西南風先生所說的是完全對的，他自從這一次的拜訪以後，就永不再來了；不但他自己不來，即便是西風和別的風們，在黑弟兄所住的谷中，從此也未會來過，這大概是由於西南風的指使罷。這樣直過了一年，所以鄰近的各處，遍地都長着綠樹和青草，但谷中却只是一片乾泥雜着砂粒罷了。

他們眼看着那從前稱爲『富庫』的膏腴土地，竟成了不毛的

窮荒大漠，勢不能再居住下去了。於是他們就決定捨棄他往，以謀求他們的生計。但他們的家裏，財產是不再存着的了，金錢也都用盡了，沒有一點長物，除了由那『非義之財』所餘下的幾隻古式的金盆之外。

『現在，我們是要搬到城裏去了，』雪兒滋向罕司說，『我們到了那里，倘使謀求我們的生活，我想就應當去做銀匠。我們現在有那幾隻古金盆，可以把銅來攙在裏面，使別的人不能夠看出來，我們就可以把銅攙的金子用純金的代價賣出去，那是不愁沒飯喫了。』他的這番提議，立刻得着大家的贊成，於是就租了一隻很大的火爐，他們弟兄三個從此就做了銀匠。

他們的生意很不發達，那是因為兩種原因：第一，顧客們

不喜歡用金子去換那攪銅的金子，第二，是因為雪兒滋和罕司兩人把賺來的金錢，盡化用到隔壁一家酒店裏去，却命葛羅克司着火爐，做他們的奴隸。這樣，他們很快的把那幾隻金盆喫光，不再有資本去購辦金子。末後，他們就不得不注意那個大的金飲杯了。

那個大的金飲杯，是他們的娘舅贈給葛羅克的，也就是葛羅克最心愛的東西，寶貴得和他自己的性命彷彿。他自日到夜，無論有什麼頂緊要的事，他都不忍和那飲杯作極短時間的分離。那杯恐怕原來是用以飲酒的，但自從到了葛羅克的手裏，他就用來飲水和牛乳。實在的，那杯真可稱爲一種極精美和奇怪的東西，那杯柄上雕刻着兩道極細的花紋，細得如同髮

絲一般，竟看不出雕刻的痕迹。這兩道花紋，沿着杯柄，直到杯上去，就成了一部鬚鬚，鬚上有一個鼻子，顏色是紅的，大概是用赤金做成的，鼻的上面，有兩隻大而有光的眼睛，無論是誰拿着那杯柄，去飲那杯中的飲料時，必能看見那兩隻奇怪的眼睛。這眼睛在雪兒飲酒飲得醉了，就覺得是正在那里轉動哩。

他們——雪兒和罕司——已經決定把那個飲杯放到冶壺裏，在火爐上融化了，然後鑄成羹匙。他們這種決議，使葛羅克心碎，但他那兩個哥哥卻只向他笑了一笑，就把那杯拋到冶壺裏去了。他們既實行了他們的計畫，就一同到酒店裏去，命葛羅克在爐旁看守着火，並且要他在金質融化之後，就傾倒到



模型裏去。

葛羅克十分的傷心，時時跑到爐上看看他那最後的飲杯，那杯在壺中漸漸融冶，鬚髮已經沒有了，只剩下鼻子，仍是放着紅色光；那兩隻大的眼睛裏，射出極其怕人的凶焰。葛羅克見了，自己向自己說：『那是毫不足怪的，現在把牠放到火上去，牠自然要恨惡得怕人了！』他不能久站在爐邊，於是走到窗前的涼風裏去，舒通他的呼吸。

那扇窗是正對着那些流着巨大瀑布的山峯，這時候天色將晚，山峯上的石塊，紅紫相間；天空中的晚霞，明亮如同火焰一樣，時來時去，在山峯的上面跳舞。那道金河從山上流下，恰似一道流金。太陽已經偏到瀑布的西邊去，強烈的餘光，從

水中反射出來，空中就現出紫色的虹霓，映在水花的裏面，時隱現的不定。葛羅克看了這種天然的美景，極快活的喊道：『啊，倘使那金河真都變成了金子，定是好極了！』當他這句話剛說完的時候，忽有一種極清越的聲音，——那好比金石的聲音——回答他說：『葛羅克啊！這樣並不好，就是把山都變成黃金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啊！』

『這是什麼一回事！』葛羅克驚慌得突然跳了起來，他就向四面仔細地看了一遍，桌椅的下面也都瞧過了，然後又打了幾個轉身，想看出身後有誰在藏着，但都沒有一些人的蹤跡。於是他又走到窗前坐下，這次並不說什麼，只心裏想着：『倘若那水盡變成了金子，不是很快活的麼？』

亮。

『我的孩子，不見得，不見得！』那聲音比較前次更覺響——

葛羅克真駭極了，大聲的喊道：『呀！這真不得了！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！』就在屋裏四處搜查了一下，又把廚門開了，也看不見有誰在這裡。他就跑到屋的當中，把身體用力極快地轉了幾下。但那聲音還不停地在他的耳邊，這並不是什麼言語，卻是一種單音的唱聲：『拉拉拉……』這種音調很和諧，如同美好的音樂，又像壺裏煮着的沸水一般。

葛羅克把頭伸出窗外，用眼睛看了個遍，但一個人也沒有，那聲音確實是從屋裏出來的。他又很快的跑到樓上去，又跑下來，總不見半個人影兒。那聲音只在那間屋裏，稍加快

些，仍然是唱着『拉拉拉……』的腔調。他那時方才覺得那聲音在火爐近旁更覺響些，就趕緊跑到火爐面前，不錯，那聲音不但是從爐旁發出，並且就在那爐上融着飲杯的冶壺裏面。他大膽用手把那冶壺的蓋子揭開一看，就立刻跑開，驚慌失措地奔到屋隅，高舉着兩手，大張着口，好像遇着什麼邪魔似的。這樣過了幾分鐘，那壺中的唱聲已經停止，又開始說道：

『喂！』葛羅克不敢回答。

『喂！葛羅克，我的好孩子！』壺裏又喊了一聲，葛羅克這時膽量又壯了起來，就走到爐前，將壺從爐上拿下來，十分仔細地向壺中看着。只見壺裏的金質，已經完全融化了，勻靜的面上，平得和無風的小河一般，赤汁固能反光，但當葛羅克

俯首看着的時候，從那金汁上並不能看見他自己的面孔，只見一壺底現出一個紅色的鼻子，比較從前在飲杯上的還要紅過幾千倍：鼻上一雙銳利的眼睛，閃閃地放出光來，也是從前所未曾看見過的。他正在看着的時候，那聲音又極分明的從壺中出來：『來！我的孩子，我是很和善的，請你不要害怕，現在請把我從壺裏倒出來。』

葛羅克驚駭得呆了，只是拿着壺不動。

『我說，請你把我從壺裏倒出來！』這聲音是夾着些惱怒了，但葛羅克只是不動。

『能不能請你把我倒出來？——我已經夠熱的了！』這聲音十分暴躁，顯然的是發火了。

葛羅克硬着頭皮，把金汁從壺中傾倒出來。但是倒出來的，並不是那已經融化的金汁，卻先出來兩隻黃色的小腿，隨着就是衣的邊緣，然後出來兩隻手，那手是攪着腰部很用力的樣式。到了最後，就倒出來葛羅克的老朋友，——那個飲杯上所雕刻的人面。

那小的金人完全從壺中倒出，站在地板的上面，全身長約一尺五寸，極像一個很小的嬰兒。

『很好！』他很快活的說了。於是伸伸他的手和腳，又搖擺轉側他那小的腦袋，這樣約過了五分鐘。葛羅克見了，心裏極爲希罕，在這五分鐘的中間，他眼看着那小金人的動作，只默着不發一響；那小金人也因爲忙着動作，並無暇來說什麼



話。

小金人穿着金色的袍，那袍因為製造得極精，所以有亮光射出來，看去好像是透明的水晶一樣。袍的外面，披散着鬚和髮，那鬚髮極長，紛紛地垂着，離地板已很接近；葛羅克看着，也不能知道那些鬚髮實有多長，只覺得如同飄散在滿空的一樣。他的那副面容並不十分光滑，稍微有些粗糙，色如黃銅。這種容貌，正可以表示出一個極有毅力，和行止不測的人品來。

這時小金人自己整理已畢，就移他的目光注視着葛羅克，很和藹地說：『葛羅克，我的孩子，不，不，不要這樣想，決不會這樣的。』這話竟不相聯屬，並且是這樣的含糊，大概是

答覆葛羅克心裏深藏着的言語罷。但是無論怎樣，無論是指着什麼說的，葛羅克却已經十分的懂得，並且極能了解，於是說道：『先生，那是不會的罷！』他說的極其溫和親密。小金人堅定的說：『不，不，決不會的！』他說着，就脫下他的帽子，在屋裏走了幾遍，走的時候，是用着大踏步，提得脚跟很高，落下去很重，竟使地板發出『咚咚……』的沉着響聲。

葛羅克這時把恐懼的心，已完全變成好奇的心了，心裏既沒有什麼懼怯，就把極關緊要的問題趕忙提出來：『先生，我請求你，』他說的時候，十分的忸怩，『你是不是我的飲杯罷？』他這個問題一發出來，立刻使小金人趨到他的面前，伸長了他的頸頸，很簡短的說道：『我，我是金河王呀！』他說

罷，即旋轉了兩次，好像是有意給葛羅克以充分的思想時間似的。隨後又跑到葛羅克的面前，仰着腦袋，表示他極願意聽着什麼。葛羅克一時竟尋不出什麼話來，只好勉強的說：『我想，……你這一向好麼？』小金人現出一種不悅意的樣式，就重複着前面的語：『孩子，聽我，我就是那金河的王呀！』隨時面色又十分和藹了，『你在從前看見我的面目，那原是很足怕人，那時正另外有一個王，他比我的權力更要大些，就壓制了我；現在你把我放在火裏燒了一下，恰恰解放了我，現在，我已經得着自由了。』他就接着很清楚地說道：『你待遇你的哥哥們那些良好的行爲，我都看見了，我很願意爲你効一點力。現在，我的好孩子，請聽着我的話，你可以照着我的話去行，』

就必能得着你所願望的事。你看，那山的頂上，就是那金河發源的地方，無論是誰，倘是能夠跑到那里去，把『聖水』（註二）丟三滴到那水裏，那麼，那道金河就能爲他完全變成了黃金。——但做這事時，只可一趟，若是第一次失敗了，第二次也就決不會再成功的！並且，記着，若是有人把不聖潔的水滴到那河裏去，那河水就將震怒，那人也必立刻變成了一塊黑石。」他說完了這些話，就很快的跑到火爐的旁邊，向那極旺的火焰裏跳進去。葛羅克趕到爐旁，只見他站在爐火裏，先是紅色，漸漸變成白色，又漸漸成了透明，最後乃化成青煙，滿爐裏繚繞着，氤氳着，冉冉而杳。葛羅克不禁驚呼了出來：『啊呀！』就趕忙跑出去，仰着面向煙宙上望着，口裏不斷地說：『啊



呀！』我的飲杯呀！我的飲杯……』

(註一) 『聖水，』 (Holy Water) 即天主教會中祭司所用以淨人罪孽者。

第三章 探覓河源的罕司

金河王去了。不久，罕司和雪兒滋也喝罷了酒，口裏唱着小調回來，因為他們是已經喝醉了。他們現在看見他們最後所僅賸的資本——飲杯——已經不在，真是吃驚不小，於是酒也醒了一半。

他們把葛羅克捉住，恣意的拷打，這樣過了一刻鐘，然後氣吁吁地坐在椅上，嚴厲的追問：『爲什麼飲杯沒有了？』葛

羅克忍受着痛苦，含着眼淚把這事從頭到尾誠誠實實地述說了一遍，他們聽了，一點也不相信，就又跳起來，更加惡毒的打他，直打到他們手疲力盡，方才去睡覺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們又追問葛羅克那飲杯的去向，因為葛羅克仍舊照着昨天的話說了一遍，心裏也就有些相信了。隨着就起了極猛烈的爭論：到底誰先去探覓那金河的源頭，把河水都變做黃金呢？雪兒滋和罕司兩人各不願意讓別人先去發財，於是竟忘記了弟兄的情誼，就拔出劍來格鬪。他們鬪得極其猛烈，鄰近的人們十分害怕，既解勸不下，就喊了巡捕來，罕司聽說巡捕將要來了，就撇下他的哥哥，飛步的逃了；雪兒滋因為遲走了一步，就被巡捕捉去。

雪兒滋因爲拔劍格鬪擾害公共安寧的罪，就被判決罰款；但是他的金錢完全消化在酒杯裏了，沒有這筆罰款交出來，就被關在囚牢裏，直須交出罰款，方才放出。

罕司聽說他哥哥被囚了，心裏十分快活，就決意隻身去探覓金河源，發那天大的財氣。但是必定先要曉得怎樣能得到『聖水？』他雖是平日絕不到禮拜堂裏去，但到了現在，却也沒法，就硬着頭皮去向祭司討取『聖水。』祭司先見了他，自然十分納罕，但等到他說出他的來意，就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，罕司無法可施，在晚間跑到禮拜堂中，隨着大眾禮拜，趁人不見的時候，就暗暗地偷了一杯『聖水，』急急地跑回家去，以爲得着了至寶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當太陽還未起來的時候，罕司就起來了——恐怕一夜並未曾入睡罷——把『聖水』放在一個很堅固的瓶中，牢牢的扣在腰裏。另外帶着兩瓶酒，包些熟肉，並且攜帶着很多的爬山器具，興致勃勃地出門而去。他從城內往城外去，那監獄正是一條必經的道路，他從監獄的窗中看見了他的哥哥，那是已經很憔悴的一個雪兒了。

『早呀！我的哥哥，你有什麼信息要我帶給金河王罷？』罕司含着譏諷的說。雪兒滋見了，不覺心頭火起，憤怒已極，緊緊地咬着牙根，用力把鐵柵搖撼幾下。罕司很輕蔑的笑笑，又向他說：『請你現在保重你的身體，等我回來的時候，再來看你罷！』於是把瓶裏的『聖水』倒一些出來，從窗中灑在雪

兒滋的頭上就離開了那裏。

這種早晨，極美麗的早晨呀！即使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人，或說不是抱着絕大的希望去探覓金河的人，在這時作山中的旅行，也大足以感到快樂。這時山水的風景，真是有說不出的好處，在靉靄底雲氣的上面，兀出峻峭的山峯，山峯的下段，盡成灰白的顏色，和雲色正同，竟不能從雲中分出那裏是山來。山漸漸地增長加高了，因為這時朝日已經射出那胭脂色的旭光來，山上的石塊，也就隨着變成塊塊鮮紅的瑪瑙，從那蒼翠欲滴的松樹林中現露出來。山峯的上面有極奇怪的大石，巉巖地錯雜着；有時可以看見高山頂上的積雪，受着日光的照耀，反射出極鮮明的光芒，如同電光一般。山峯的絕頂上，戴着艦體

的白雪，那顏色比較朝雲又要淡白些，遠遠地看去，如同睡在青藍色天空的懷裏，永久不想起來。

金河的發源處，是一座比較了低小些的山頂，上面沒有什麼積雪，現在已經可以看見那激流着的水花，散在空際，瀰漫得如同煙霧一般；遇着一陣風來；陡將水霧吹開，那水花又紛紛飄散，在空中浮蕩着無數輕細的花圈。

罕司的目的，只是在探索到金河的源頭，像這種自然的風景，當然不能得着他的欣賞。他的心目中，充塞着滿堆耀眼的黃金，就等他去隨手取來，所以無論怎樣辛苦，都不能阻止他那前進的銳氣。因為他跑得極其迅速，雖是剛才抵到青山底下的一層，那時間過去還很短，但他已經累得疲乏了。他只休息

一歇，立刻又奮勇向上爬去。他雖然住在這山谷裏時候很久，但尙未曾知道這山上却有一片很大的冰川，必須越過了這片冰川，方能夠達到那金河的源頭哩。並且，那裏在半山中有水流下，水流的聲音極其宏大，又帶着悲痛的嗚咽。那冰川上的冰塊，有時從高處滑跌下來，碰成千萬塊的碎片，形狀又各各不同，片片如同那些畸形殘廢而極端痛苦流離的人們，正在那裏備受着淒涼慘淡的況味。罕司從冰川上爬去時，他看見那些冰塊種種光怪陸離的形態，受了極大的驚駭，心神慌亂，耳朶也轟鳴起來，頭腦也有些昏暈了。他備極艱難的爬着，那冰塊時時滑落在他的腳前，他身體的四周，盡是些噙噙的冰山，仰視的頂上，更艱險峻峭得可怕，耳朶裏不歇的聽見冰裂尖利的聲

音，有時大塊冰層滑跌下來，更震響得厲害。他用盡了他全身的力量，走到最後一小片冰川，他不能再忍耐了，就冒險地猛力一躍，於是躍到山地。

罕司躍到山地上，真是倦乏極了，就坐下來喘息了一時。他在爬走冰川的時候，因為要減輕他身上的負擔，就把帶來的各種食物完全拋棄了，現在既得着休息，腹中頓時覺得飢餓難受，但是不能得着一點食物，只好拾着身傍的冰塊，放到口裏去恣意大嚼。冰塊雖然不能充飢，却大可以止渴，他在一小時後，口裏的燥渴已經止住，神識又清爽起來；因為他心中的貪慾衝動，立刻奮發精神，努力的跑上山去。

他現在所走的路程已經靠近那紅色的山石了，那路中盡是

些巨大的石塊，石上沒有一根青草，更沒有一點樹林，四無陰影，只有那從南方照來的烈日，灼灼地照着。石上受了熱的日光，因為太熱了的緣故，也射就反出陣陣焦燥炙人的熱氣。這時已經過了正午，四面的空氣沉靜得如同死了一般，又被日光薰蒸着，上下如同覆蓋着火力極厚的蒸籠。他走得遍體出汗，口鼻皆火，這時既沒有一塊小冰，又看不見一滴清水，他真是渴得那喉嚨都焦乾了。這樣的熱路，又這樣的奇渴，使他不能再移動他的步履；於是他不得不想到那瓶中的『聖水』了。

『那只須用着二三滴，我何必不把那多的拿來潤潤舌頭呢？』他站定了，然後很謹慎的從腰裏解下那個小瓶。正當他要開瓶的時候，忽然看見石旁伏着一個生物，正蠕蠕地在動着。他用

他的眼睛定睛的一看，那裏却是睡着一匹小狗。那狗把紅的舌一條吐到口外，張大了口，用力的喘息着，那牙床上乾燥得沒有一點水分，四隻腳也挺直的伸開，沒有一些生氣的樣子；有許多黑的螞蟻，紛紛地在牠的身上爬着，好像牠是已經死過了。牠把一雙灰色的眼睛，充滿着哀求的眼光，看着罕司手裏的水瓶。他只看了看，好像未曾看見一樣，只把瓶裏的水，倒一點放到自己的口裏，然後用腳把當路的狗踢開，就又向前走去。

他昏沉沉地竭力地走着，也不曉前途究竟怎樣。此時蔚藍色的天空中，忽有一塊黑影起來，那正是一片黑色的雲；山上的石路更覺紛亂錯雜，極不容易走了。原來，高山上的空氣自能使人涼快；但這時山上却比山下更熱過不知許多倍，竟能使

人的血管鼎沸了，罕司在這極猛烈的熱氣中掙扎地走着，遠處的瀑布聲音如同不絕地在咒詛。那雖是流水的聲音，但只能用耳朵聽着，却萬難得到口裏來止住那焦燥的熱渴；並且，這聲音也不能使人心裏快活，不過更令罕司懼怕和難受罷了。

這樣又經過了一小時之後，罕司又站定了，拿着那個小瓶看看裏面的水，已經去了一半，但比三滴終要多過好多倍，於是又決定要開瓶再飲一點。正當這時，忽然又有什麼出現在他的脚前了。那却是一個美麗的小兒童，仰睡在焦灼的石上，那兩隻小眼，已經深深地陷下，緊促地呼吸着。但罕司一些也不動念，只看了一下，就喝了一點水，又走上去。那時空中升起了一片深灰色的雲彩，從山的那面漸漸伸長，如同一條長蛇的

影子。

罕司因爲那目的地——金河源——尙未達到，仍舊拚命的前行。那時太陽已經快落下去了。光線雖然比較稍淡，但空氣却正覺沉悶，熱勢反增加起來。他一面走着，一面喘着，遍身已經汗透，口渴得要死，仰頭看看，金河只距離頂上約有五百碼了，就站着稍稍喘息了一下，又攀着亂石爬上去。他正走的時候，忽聽見一種幽厲淒慘的聲音哭喊着，那聲音極其刺耳，他不覺轉身一看，原來有一個白髮的老人睡在石上，眼圈陷落到鼻的兩傍，好像兩個深深的窪窟一般；面皮上放出死灰的顏色，滿面現出一種苦痛，悲哀和失望。老人把薄薄乾縐的嘴唇伸到罕司的脚前，啞聲底喊道：『水……唉，我快死了……』

三 萬 年 不 息 的 神 奇 的 功 能
這 是 一 個 神 奇 的 功 能



這 是 一 個 神 奇 的 功 能

『水呀？我沒有，你已經度過了你所有的人生，現在，你已經有了你的墳墓了！』他冷冷地說過了，就從老人的身上躍過。那時忽有一道藍色的光，從空中現了出來，那形狀如同一根利劍。在空中搖蕩了三次，就迅速的飛去，於是只留下一道不透光的黑色陰影。現在，太陽已經從山的那面天際墜到地平線的下面，像一個鮮紅的火球。

金河的流水聲，罕司已能夠分明的聽得，並且，他這時已經是在河旁。那河水裏衝激的浪花，受着日光的反照，明亮如同火焰，一層層的波浪，滾滾的流下，流得那樣迅急，以致發出一種極宏大的響聲。這急而且響的水聲，罕司聽了，不禁頭暈，目眩，遍體抖索個不住。但這時在他乃是千鈞一髮極其

寶貴的時候，所以他竭力的支持着自己的身體，抓着那『聖水』的小瓶，儘力地拖到河心裏去。——這時，他陡然打了一個寒噤，高喊了一聲，隨着就仆下河中，他那號哭的喊聲，也就被河水吞沒了。

到了晚間，河水鳴得更覺沉痛；那河水流過罕司所變成的黑石之後，悲悲切切地嗚咽着，直達過通夜。

第四章 探覓河源的雪兒滋

可憐的小葛羅克在家裏守候着罕司回來，但時候過去的已經很久了，却終於沒有一些音信。他十分的心焦，並且很覺害怕，就跑到監獄那裏去，告訴雪兒滋。雪兒滋聽說罕司沒曾回來，料想是未曾成功，必定已經變成黑石了，那燦燦的黃金，自然還是自己的，心裏就不覺大喜。

葛羅克從監獄回來，憂傷已極，整整地痛哭了一夜。第二

天早晨起來，家裏既沒有餘錢，也沒贖着什麼麵包，但肚皮却總需要食物的，葛羅克沒法，就跑到鄰近一家銀匠店中，充當一個小伙計。他在那裏作工，很是勤謹，並且製造得也很好，所以並沒過多時，他就集了不少錢，於是把這錢交給官廳，雪兒滋因此就被贖出來。

雪兒滋既然得着自由，心裏極爲暢快，就向葛羅克說道：「你，這樣很好，……我將來得着金子，必定要分些給你的。」這雖然是他生平第一次對於他的弟弟很大方的允許，可是葛羅克並不注意到分得黃金，却很懇切的要求雪兒滋去上山尋找罕司回來。

現在雪兒滋是決意去了，他就開始的預備起來。他以爲罕

司在禮拜堂中偷取『聖水』，實是不光明的行爲，必是因此而觸怒了金河王，故遭遇失敗的。所以他就決意想別的方法去得着那『聖水』。

雪兒滋拿了葛羅克所餘下的工資，跑到一個祭司那裏，因爲那祭司是很喜歡錢的，就把『聖水』賣給了他。他得了聖水，十分得意，在太陽尙未出地面的時候，就早早起身。把預備好的麵包和酒，裝置在一個囊裏，把『聖水』盛在一個瓶裏，就上山去了。

他正和他的弟弟——罕司——一樣，十分奮力地跑一程，看見山上的各種景象，又遇見冰川。他到了冰川的地方，驚奇已極。他努力爬着，受盡艱苦，所以也就把麵包和酒隨着那個

囊一齊拋棄了。這一天天空中雖沒有遮着什麼雲彩，但也沒有什麼十分明亮的日光。山中騰起陣陣紫色濃厚的霧，所以那山看去好像被霧壓着，而顯然地現出一種愁態來。雪兒滋竭力攀登着山峯，和他的弟弟正是一樣的受熱和燥渴，於是也就要拿出那瓶，要飲那瓶中的聖水，正在這時，也就看見腳旁石上睡着一個小孩，並且請求他給一點水喝，他見了，冷冷地說道：『哼！你要喝水麼？這水我自己尚不夠用的，你看，現在已經只賸下一半了！』說罷，頭也不回，就爬上山去。那時日光更覺慘淡，有一塊小小的黑雲從西方慢慢升起。

他又繼續着走了一小時，口裏真是渴極了，只好又把『聖水』的瓶拿過來，正預備要喝的時候，忽然看見一個衰頹的老

人在他的面前出現。他聽了那老人的慘聲呼求，向他索取一點水的時候，也很簡單地說：『你要喝水，但我自己也正枯渴着哩！』說罷，就又向上走去。這時日光更覺淒黯，空中好像有一塊血紅色的火雲，迅速地從日光中經過，倏忽即逝。從那西方升起的黑雲，更展大了，在天空中瀰漫起來，如同大海裏捲起的狂風一樣，昏昏沉沉地阻塞了他的面前光明的道路。

他只奮力着，毫不退縮地向前走去。這樣又過了一小時，口裏又渴得不耐了，那時又看見一人，彷彿像是罕司睡在焦灼的石塊上，十分艱苦的掙扎着，那大概是因為渴得太過，所以只有奄奄一息，眼看是要死了。當雪兒滋到了他的面前時，他就伸出那乾枯的手，向雪兒滋哀哀地求水。雪兒滋見了，反快

金瓶梅

第五十四回



武松

活起來，那復仇底凶殘的野性，一時竟佔領了他的神經，於是——
笑道：『哈哈！你是這裏呀？我的好孩子！你記得麼，我在監獄裏的那個時候？』他更覺冷酷得怕人了，『你要水喝嗎？難道我這樣辛苦着，爬山越嶺地帶得水來，却是爲你的麼？』他就從那人的身上大踏步走過。當這時，那個快要死在石上的人，口裏說出許多的呪詛，使雪兒滋聽了，也覺難受。他走過了幾碼的遠，忽然回頭向那石上看看，那個垂斃的呪詛者，却早不在，那時他的心中不覺陡然地害怕起來，毛髮森森地，但他自己却不明白這種害怕是因爲了什麼。不過他的求獲黃金的貪心，立刻又起來了，這貪心竟如火熾着的一般，就勝過了剛才的恐懼，於是又勇猛的進行了。那時黑雲已從西方漸漸升到

天空，遮蓋着他的頂上，雲裏面，時時發出閃閃的電光，又冒出一陣的黑煙來。那斜陽已經落山，在他（太陽）墜落的地方，現出一片赤紅的顏色，彷彿如同一塊血湖，忽然從天的那邊颯起一陣猛烈的罡風，把那紫紅色的雲吹到黑煙中去。

雪兒滋已經是在金河的旁邊了，河中的水浪黑得和黑煙一樣，那正是盡把天空裏的黑雲映在裏面的緣故。浪的花赤紅如火，那一條條的火焰，齊齊地伸縮着，像是巨蟒的舌條。這時空中殷殷地雷鳴不住，水底也發出滾滾的吼聲，如同百滾的沸湯似的。雪兒滋就在這個時候，把那『聖水』連着瓶儘力拋到河中，空中頓時就出一道極明亮的電光，迅速地閃到他的面前，同時河岸忽然陷落，洶湧的河水就把他捲了進去，他的

號哭的聲音，於是就被水聲所掩沒了。

那時，河水，從兩塊黑石上面流過，波濤衝激，發着出極悲慘動人的聲音，那聲音時高時低，終夜的嗚咽着。

第五章 葛羅克的探覓河源和他的幸運

雪兒滋也沒見回來，葛羅克真是焦急萬分了，他心裏充滿了憂傷，流出他的傷心之淚。他無法可施，自己也不知道將要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。他沒有一個錢，又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可以依靠投奔的，於是又去尋找他那舊日的東家，再到那銀匠店裏去做傭工。

那銀匠看他年紀幼小，零打無告，很可以利用他來替自己

賺錢，就不惜把他所不能勝任的苦工也派給他做，他終日做着下賤的苦工，所得的工資又是極其微細，因此，過了兩個月之後，他的身體就慢慢地瘦弱下去。他常常覺得喫力，不禁心酸起來，於是他就想到山上去探覓那個金河，或者說不定能夠得着些好處。他又想到那小的金河王對待他的那樣慈祥態度，那聲音和容貌那樣的和藹，決不至於把自己變做一塊黑石的罷。他想來想去，就把自己的計畫決定了。

他到了祭司那裏，說明白自己的來意，祭司很溫和的給他一瓶『聖水』，他買了點麵包。帶了『聖水』，就極早的到山裏去。他在山上，也遇着那片冰川，那地方曾使他的兩個哥哥喫了許多苦楚，但他現在爬越着這塊冷而滑的冰川，因為自己

的體力薄弱，並且未曾練習過山行，所以艱難的情狀，比較他的哥哥們更要加上二十倍尚不止哩。他在冰上滑跌了好多次，把麵包盡數失去。冰塊的下面，時時發出罅裂刺耳的怪聲，更令他驚駭萬狀。他竭盡力量爬過了這道難關——冰川——，就到了山地。那地上生着一片綠草，他就睡在上面，休息了很久的時間，方才起來，向山上一步步走去。那時天氣熱得十分厲害，他遍身出汗，口裏渴得不耐煩了，於是也自然像他的哥哥們一樣，要開始喝那『聖水』了。

他在將要喝水的時候，忽然看見一個老人，手持着一根拐杖，迎面走來。那老人是衰弱得可憐了，並且又渴得非常。

『我的好兒子！我現在……』老人喘息了一下，『我因為——』



口渴得太厲害，神識竟昏迷起來了！我請求你，給我一點水！……」葛羅克心裏不覺可憐他，就把瓶遞給老人，囑咐他道：「水在瓶裏，但請你務必不要喝完了！」老人接過水瓶，極貪饑地拔開瓶塞，就向口裏倒去。他實在是渴得很了，所以喝的很多，竟去了那瓶裏的水三分之二。

老人還了葛羅克的水瓶，滿面的笑容，祝謝他說：「我真感謝你，願你的前途順利！」葛羅克看見老人從愁苦裏轉到快樂的顏色，並且又祝他這種吉祥的好話，心裏很覺愉快，就高興的向上走去。這時山路在他的脚下好像好走了許多，並不一樣從前那樣的喫力了。沿路地面上叢生着一塊塊碧綠的青草，草裏跳躍着蚱蜢，促織兒也從石縫裏面歌唱着，那聲音十分的調

和，他聽了竟忘却從前的疲倦。

他又前行了了一小時。口裏又焦燥得厲害起來，極需飲水。

正當那時，他又看見有一個小孩在山石上面走着，步履很艱難的，面容更覺憂鬱得可憐，那自然是缺少飲水的緣故了。葛羅克見了，心中頓時起來戰爭，隨後就毅然的決定，情願自己極力忍受着口渴；就把水瓶放到那小孩的嘴唇上去。那小孩極猛的喝着水，一口氣喝得那瓶裏的水幾乎完了，只賸下幾滴，淺淺地蓋着瓶底。小孩喝罷了水，向葛羅克極快活的笑了一笑，就帶着這笑容跑下山去。葛羅克站在那裏，眼看着他背影，直到他小得如同一個星點一樣，方才向上走去。

他走到上面，那路上兩旁的石頭縫中，開着噴鼻奇香的小

花，石上盡鋪着蒼翠的淺苔，苔中雜開着極鮮豔嬌紅色的山花，藍的小花，黃的獅齒花，青色的小喇叭花，青得和天空一般，還有白色透明的百合花，真是悅目極了。那些花的上面，又飛舞着粉紅色和紫色的蝴蝶，翩翩上下，生動異常。那時空中沒有一點雜色的雲彩，放射着極清朗的光輝。葛羅克遇着這樣良辰美景，實是生平第一次哩。

這樣，他再走過了一小時，口裏又渴得難受了，自己把瓶拿出來看看，那瓶裏的水，實在是很少，只賸下幾滴了，他看了一歇，只不敢喝，又忍耐着把瓶重放進腰間的袋裏去。在那時他看見一隻小狗，睡在石塊的上面，急迫地喘息着，那形狀正像第一次罕司所看見的一般。他就立刻停了步，低下頭來看

第 一 章 第 一 節



第 一 章 第 一 節

看狗，再仰面看看那從山間流着的金河，那河已近在五百碼之間了。他這時突然想到那金河王曾向他說的那句話：『第一次若不成功，第二次也決是失敗了！』所以就不理會那隻焦渴快斃的小狗，拔開脚步，向前走去。但他尙未走了兩步，那狗忽然很悲慘地叫了起來，那種聲音竟直刺入葛羅克的心坎，他不能再向前走了。他站着，眼看着那狗，心裏想道：『痛苦的畜牲呀，倘使我現在不拯救牠，那麼，等到我回來的時候，牠必定是渴死了！』於是俯了他的前身，向狗仔細地看看，那狗也就把一雙灰色的眼睛仰面注視着他，他看見那狗的眼中露出一種極悲慘的光芒，他的心就十分地淒楚了，『不必管什麼黃金罷！』他毅然地說了，就把那瓶中所賸下的水，完全倒在狗

的嘴裏。

狗得了這幾滴『聖水』，立刻用一雙後腿直立起來，牠的尾巴也即時脫去，耳朵也漸漸地短小了，於是遍身變成燦燦的金色。牠的鼻子是十分紅的，那鼻上有一雙閃光的火眼，這只有三分鐘的時間，那隻焦渴快死的狗已經完全不見，現在，站在葛羅克面前的並非別人，那就是他的老朋友金河王啊。

『謝謝你，我的好朋友，——請不要怕，這是很普通的事。』金河王很和藹地說了，『但是，你爲什麼不早點來？你自己不來倒也罷了，爲什麼却叫你那兩個倒運的哥哥跑來，累我們用去了許多的力量，把他們變做黑石，——不錯，那真是兩塊最黑而且最硬的石了！』



『啊呀！你是這樣殘忍的呀！你竟把他們變成黑石了？』

葛羅克極悲哀地說。

『他們把那極不聖潔的水，傾倒在我的河中，使我不得不向他們這樣做了，——這難道也算是殘忍嗎？』

『啊！我實在是以為……先生……呀，錯了，陛下，……他們的水，原都是從禮拜堂裏取來的呀！』葛羅克慌遽着向金河王分辯。

『不錯，那恐怕是的確的，』金河王說着，面上現出極莊嚴的態度，『但是，你須知道，那水若是不給受苦痛或是將死的人喝，就不能算是聖水！即使被天上所有的聖神祝福過了，也決不能因此就成爲聖水——但是，那水縱然是被死屍所污

過，倘或能從恩典的瓶裏倒出來的，那也就是聖潔的水了！」
金河王說話的時候，就俯身折下他足前的一枝百合花，那花的瓣上有三滴極清明的露水，他用手將那花只一抖，那三滴清露就到了葛羅克手中的空瓶裏面。然後又向他說道：「你可以把這三滴水放到那上面的河水裏去，然後你就從山的那面——不必走原來的道路了，——下去，回到你的本鄉，我請在這裏爲你祝福，願你得着勝利！」金河王的形態漸漸模糊起來，他的衣服，都變做朝霞的顏色，一剎那間，他的身體，如同裹在紫色的霧和緋色的虹中，等到那紫緋色的霧和虹消去時，金河王也就不見了。

葛羅克拿着水瓶，跑到金河的岸頭，那河中的波浪，清得

此圖為作者所繪，其意深長，不可不察。



此圖為作者所繪，其意深長，不可不察。

和透明的水晶一般，十分光明，好像太陽的光明一樣，他把瓶裏的三滴清露倒下去，河水頓時就蕩漾成圓的旋渦，團團地轉着，迴旋着成爲有節調的聲音，就這樣淌下山去。這時河水並沒曾變做黃金，反順流下去，源頭的河水，竟少了許多。葛羅克覺着有些失望，悵悵地站了一些時，耳邊只聽得潺潺的流水聲，和風吹玉塊互相衝擊一般。

他遵照着金河王的話，從山的那邊走下，當他走的時候，沿路聽見腳下的水聲，好像正在蠕動着似的。他就這樣回到那本來的谷中，——他的本鄉裏去。

他到了他們原先所居住的地方，只有新的清泉從地裏湧出來，清澈晶瑩，竟和那山的金河彷彿。那片荒棄的沙漠中，這

時却到處有極細的甘泉湧流，這竟使他極端的希奇，使他不住的用眼四顧，只見碧綠的嫩草，從那道清泉的兩旁漸漸地長出來，長青籐也在水邊發出肥茁的芽，鼻中送來一陣陣草葉的芳香。這時天色漸漸地暗了，在深藍色的空際現出顆顆的明星，那道清泉的河邊也隨着開放了無數的小花，小而青色的香花的根槃和紫葡萄的籐莖，也完全長出來了，他所居的『富庫』的山谷裏，又成了一所美麗的花園。——於是他那豐富不竭的財產，從前是因爲『殘忍』而失去的，現在却因爲『仁愛』而完全的恢復了。

葛羅克住在這美麗的谷中，凡有窮苦的人們，從來沒有從他的門前被驅逐開去。他的穀倉裏滿滿地充塞着各種美好的糧



穀，屋中也滿滿地儲藏着無數珍奇的寶物。那真是不錯的，金河王向他的允許現在是已經實現了，那甘甜清潤的泉流，真是變成了燦爛的黃金了。

直到現在，住在那山谷裏的人們，還可以指點給我們看：那裏是三滴清露所放進去的地方，金河從那裏流進谷中來。又在金河發源的那座山頂上，在那個大瀑布的上面，仍舊可以看見兩塊黑色的石頭，水流到那裏，仍舊發出極悲切的嗚咽的聲音，並且在那谷裏的人們，也直到現在，還向那兩塊石頭喊着『黑弟兄』哩。

廣
告

世界少年文學叢刊

記得有人——不知是誰了——說過，如果你的情人或妻子給人家，即使是你
的最知己的朋友，愛上了，你必認爲是一種侮辱，快不肯輕輕地容忍的；甚而，
他成了你的敵人，你又漲紅了臉去和他鬥一個勝負，或串演一齣「喬醋」；不然，
你便是傻子。

但是，你的疼愛的小寶寶給人家從他母親的懷裏抱起，儘他去吻着偃着，說
出千百聲甜蜜的寵愛他的話，你非但不因此而含酸而動怒，並且，你將覺得你是
驕傲，你是無上的光榮。這是多麼的矛盾，人類的心理！

孩子是天使！孩子能獲得廣大的普汎的寵愛之幸運！我們對他惟有欣羨！

我們都算是大人（？）了，黃金的童年之夢，已被我們的繼承者喚破，任你是
怎樣的眷戀。我們再不能躺在母親的懷裏，靜聆她和諧的眼歌；或是倚在她膝
前，使性地強着她給講故事。

而且，我們却又輪值是孩子的施愛的人了！我們該盡我們的能力，給他們以充分發展的機緣，我們要灌餵以滋養劑，使他們得長成一個健全的人！

我們應給他們的生活以愉快；我們應滿足他們遊戲的精神；我們應與他們以正確觀察的能力；我們應擴展他們情緒的力量；啟發他們想像的能力，訓練他們的記憶，運用他們的理性；我們應增加他們對於社會的關係的強度；……。

於是，我們要給他們以文學，適宜於他們的文學，他們自己的文學。

根據着這樣的信條，我們幾個人便忘其無似，想做一些工作，貢獻給我們親愛的孩子，作為我們的敬禮。

我們都是對於這件工作感覺到興趣的，而且，我們自信這是我們的纖弱的能力所能及的；於是，我們更把這個工作引為我們自己的責任，將永久地永久地在這塊田土裏懇植！我們還想約集幾位在這件工作下已有成就的朋友一齊努力。

我們的最初的工作，是編譯一部「世界少年文學叢刊」。在兒童學上的分期，大概是這樣的：從一歲到三歲是嬰兒期，三歲到十歲是幼兒期（通常又分為兩

期，六歲以前爲前期，以後爲後期）十歲到十五歲是少年期。十五歲到二十歲是青年期；我們在這裏所稱爲的「少年文學」，自然是適用於少年期的，然而，其中一部份卻也適宜於後期幼兒期的。爲事實上的便宜起見，就這樣的混稱了。

我們的取材，先從翻譯重述着手，譯筆務使淺顯，使適宜於纔讀過幾年書的孩子的自閱。

我們認爲粗紙錯字的印刷，對於讀者是一種侮辱，尤其是兒童。我們在這裏將盡量地加入美麗的插圖，印刷和裝幀，都以美麗爲前提。

我們想在這部叢刊裏，分成下列各種，幼兒期以奇異幻想爲尙，所以童話，故事，兒歌等是適宜於這期的；少年期爲浪漫的情緒發達之期，故小說，神話，傳說等是最適宜的了。現在把一類一類加以簡略的說明：

(一)童話 我們在這裏所稱的童話，是指最狹義的童話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專指 *Modern Fantastic Tales* 一類東西而言的。牠是有個別的作者，因此有個別的风格而且具有藝術的描寫，有結構，敘事與抒情並重的。安徒生，王爾德的作品，自

然是屬於這類，其他像羅斯金的金河王、科洛提的木偶的冒險、金司萊的水孩、拉綺爾洛孚的尼爾奇遇記都是。

(二)故事 這裏所謂的故事。是指「民間童話」而言，乃是「原始社會的文學」，「口述的文學」，保存在民間婦孺們的口頭，藉人類交話本能而輾轉相傳說着，必須經了文人的記錄，纔寫在書本上的，與上一類適成相反。格列姆和阿司皮龍生等便是牠們的最好的記錄者。

(三)小說 這類的作品，繙譯似不甚相宜，大部都要重述的，如魯濱遜漂流記，瑞士家庭魯濱遜，吉訶德先生，格列佛遊記，聖誕節歌等都是極好的材料，然直譯究不適用於兒童，必須加以極忠實的謹慎的重述才可。中國的固有材料，若西遊記等亦須加以整理和節述。

(四)神話 除各民族的神話外。凡文學家利用牠作題材的作品，亦須收入，如霍爽的奇書，丹谷閒話，金司萊的英雄等是。

(五)傳說 這類材料最適宜於少年期，大部分是保存在史詩裏，我們想從希

騰起，把所有各民族的重要的史詩，都要介紹過來。

(六) 寓言 我們注重在故事的本身，並不是把牠作爲修身教科書用的。

(七) 兒歌

(八) 兒童劇 前者注重在韻節；後者注重在趣味及易於扮演。

(九) 名著述略 有許多偉大的作品，文辭甚爲深奧，但其豐富的題材，常爲兒童所喜閱！於是我們把牠重述做較爲簡易閱讀的故事，如莎士比亞的戲曲，有幾篇便是適宜於用這個方法的。

我們編譯這叢刊的目的，固然是給孩子閱讀。然而還得着兩個附帶的效用：一個是文學的欣賞，一個是民俗學的研究。第二第四第五等項和第七的一部份，我們相信對於民俗學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；至少是給他們以很重要的材料。

我們的工作，剛在開始，我們敬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大家的幫助與指教。

章錫琛先生允許這個叢刊在他的開明書店裏出版，豐子愷先生
麗的屏畫，都是我們永久感激的！

(調孚)



編印中的叢刊

<p>安徒生著 趙景深譯 月的話 童話</p>	<p>吉百林著 張友松譯 如此如此 童話</p>	<p>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童話</p>	<p>貝格爾著 耶芳譯 鵝媽媽的故事 故事</p>	<p>趙景深譯 意大利故事集 故事</p>	<p>黃運初譯 柬埔寨故事集 故事</p>	<p>封熙躬譯 格林故事集 故事</p>	<p>胡伯鵞譯 西藏故事集 故事</p>
<p>小泉八雲著 謝學譯 日本故事集 故事</p>	<p>靈爽著 顧均正譯 奇書 神話</p>	<p>謝六逸譯 羅馬傳說 傳說</p>	<p>謝六逸譯 日本傳說 傳說</p>	<p>北茂校譯 印度寓言 寓言</p>	<p>王世穎譯 土耳其寓言 寓言</p>	<p>謝六逸譯 伊利亞特 名著述略</p>	<p>胡仲持譯 青鳥 名著述略</p>

已出版的叢刊

故事 1

三公主

(挪威民間故事集)

阿斯阿爾孫著

顧均正譯

實價五角

趙景深先生告訴我們說：「三公主是一本很可愛的書，內中有二十篇挪威民間故事，還有原書的插圖，給兒童或失學的婦女看是再恰當沒有的。研究民間故事的朋友們也很可買一本去作參考。其中「富農的妻子」情節之幽默，「結了婚的野兔」對話之漂亮，「反常的婦人」文筆之諷刺，「自己的子女最美麗」寓意之深刻，在個人文學中是很難找到，所以這又是很好的文學作品，喜愛文學的人又不妨欣賞欣賞了。」（貢獻17期）

童話 1

風先生和雨太太

保羅繆塞著

顧均正譯

實價五角

這是一冊極有趣味的書，你只要一看牠的書名便可知道了。本書的內容是根據民間故事編成的，而以法國革命前大地主壓迫農奴的事實為背景。書中對於個性的描寫，甚為深刻，庸懦愚暗的約翰彼得，聰明自賞的克羅寧，專橫暴戾的男爵，都是寫得非常生動，在童話文學中真不多見呢。至於情節的奇妙，想像的豐富，及其他特點我們也不想多說了。

童話 2

木偶奇遇記

科羅狄著

徐調孚譯

精裝實價壹元二角

平裝實價七角

如果哪一位先生或太太嫌你的小孩子在家裏胡鬧，我們介紹你買一本「木偶奇遇記」給他，他看着了這本書，我們敢寫一張保證書，他們不會再吵了。因為這書却有這樣的能力，凡是小孩子沒有不要看的，你不信嗎？我們來報告一件新聞：豐子愷先生曾把這書的故事講給他的三位小孩子聽，他們聽得出神了，連飯都不要喫，肚子餓都忘却了。難道這是我們編造出來的謊話嗎？你們有機會去問問豐先生看。

